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邊裔典

第一百十六卷目錄

北方諸國總部紀事

北方諸國總部總錄

邊裔典第一百十六卷

北方諸國總部紀事

管子大臣篇狄人伐邢邢君出救于齊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乎車百乘卒千人狄人伐衛衛君出救于戚桓公封之諸侯附狄人伐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一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救後陵戰于後故敗狄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大侯近者以其辭分之不踐其國北州侯莫來桓公過南州侯于召陵曰狄為無道犯天子今以伐小國以天子之故殺天之命今以救伐北州侯莫其土上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戮于北州之侯諸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下魏之山斬孤竹馮山虎顧開管仲曰帶何行管仲曰君欲善侯以民家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諸侯可以加政矣

小臣篇桓公與狄州分界半存魯魯陵南地南據宋鄭延伐是濟汶水衡方地望文山使貢絲于周室成周反於子產鄭州諸侯莫不來服中救管公

禽狄王放胡舒威居何而勝之服北伐山戎制令支斬孤竹而九夷歸德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伯攝白狄之地遂至十西河方有牧布來梓濟河至于石沈縣東馬踰大有與東耳之野則來夏西服遼沙西虞而泰夷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一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諸侯國莫不貢服

北狄于陳子義編魏王使相修好船閭遂連郭于趙趙王既寶之而語問子桓曰今寡人欲來北狄不知其所以然答曰勝之以其利而與之進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以而勝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于夷狄是強之也可乎答曰夫夷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共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用答曰夫服之勝則有珠玉五絲飲食之物則有酒醴五熟此即我之所有而彼之所利者也夷狄之貨雖牛馬腐糞弓矢之器是其所勝而無以與人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知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廢于衣食矣殆可舉樞而驅之豈徒弱之而已乎趙王曰敬受教

後漢書馬援傳建武十四年成屯常山中山以備北邊并領建義大將軍朱祐督又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而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保塞起障數十里一狹在事五十六年帝以成勳勞徵還京師邊人多云求諸君復遣成還屯及南單于保塞北方無事拜為中山太守上將軍軍印授領屯兵如故

魏書源賀賀賀以年老辭位詔不許又詔都督三道諸軍屯于漠南是時每歲秋冬遣軍三道並出以備

北寇至春中乃班師賀賀以勞役京都又非豐邊長計乃上言請募諸州鎮有武健者三萬人復其舊職厚加祿俸分為三部一鎮之間築城置軍人給糧糈十二林武衛三百一林給牛六頭武衛一頭多造馬槽及諸器械使武略大將二人以鎮撫之冬則講武春則解甲並耕田兵未勞而有資焉矣又于口連南三處立倉廩近州鎮相與以充之足食足兵以備不虞于官為便不可設常軍兼遣勦京師令朝廷有北顧之慮也事雖不報

北齊書趙郡王琛傳琛子數除北州州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庫堆以西黃河以東長城諸鎮諸軍事數營振新還置質降戎內防外禦備有條法大為兵民所安有無水之處鑿而掘井鑿鑄裁下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泉

斛律羨傳河清二年羨驍使持節都督幽安平南北營東燕六州諸軍事幽州刺史其年秋突厥策十餘萬來寇州境羨總率諸將禦之突厥眾見軍威甚整遂不敢戰即遣使求款獻其有許且喻之曰爾輩此行本非朝貢見機始變未足宿心夏有實誠宜速歸果大別遣使來于是退走天統元年夏五月突厥麻江遣使請朝獻表始以開自是朝貢歲時不絕莫有力焉諸將行奉使表以北海驍猛范產須不廉自庫堆成東拒于千崖山原曲二十餘里其間二百里凡有險要或斷山築城或斷谷設障并置戍戍選五十餘所又導高梁水北合易京東會于潞因以灌田邊境歲獲漚田省公私稅利焉

隋書梁虜傳虜為益州總管尉氏突厥方懷恐為邊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邊裔典

第一百十六卷目錄

北方諸國總部紀事

北方諸國總部總錄

邊裔典第一百十六卷

北方諸國總部紀事

管子大臣篇狄人伐邢邢君出救于齊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乎車百乘卒千人狄人伐衛衛君出救于戚桓公封之諸侯附狄人伐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救後陵戰于後故敗狄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大侯近者以其辭分之不踐其國北州侯莫來桓公過南州侯于召陵曰狄為無道犯天子今以伐小國以天子之故發天之命以救伐北州侯莫其主上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戮于北州之侯諸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下魏之山斯孤竹馮山虎顧開管仲曰焉何行管仲曰君欲救衛侯以寡人寡人請使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衛侯可以加政矣

小臣篇桓公與狄會于分界半存魯魯陵弱地南據宋鄭莊伐宋濟水水衡方地望文山使貢絲于周室成周反于子產鄭州諸侯莫不來服中救管公

禽狄王放胡舒威居何而勝之始服北伐山戎制令

支新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伯攝

白狄之地遂至十四河方而後布來梓濟河至于石

沈韓車來馬踰大川與東耳之驛則乘西服涉沙

西虞而春及始從狄兵一出而大功十一故東夷西

戎南蠻北狄中諸侯國莫不貢服

北翟于陳士義編魏王桓公修好鄰國遠連郭于

趙趙士既實之而諸國子桓曰寡人欲來北狄不

知其所以然答曰勝之以其利而與之進市則自

至矣王曰寡人欲以而勝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

于夷狄是強之也可乎答曰夫夷之市者將以我無

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王曰

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用答曰夫服之勝則有珠玉

五絲飲食之物則有酒醴五熟此即我之所有而彼

之所利者也夷狄之貨雖牛馬腐糞弓矢之類是其

所勝而無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知斯不

已則夷狄之用將廢于衣食矣殆可舉輕而重之豈

徒弱之而已乎趙王曰敬受教

後漢書馬融傳建武十四年成屯常山中山以備北

邊并領建義大將軍朱祐督又代驃騎大將軍杜茂

綽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而上至安邑太原至并陘

中山至鄴皆築保塞起障幾十里一狹在事五十六

帝以成勳勞徵還京師邊人多云求諸君復遣成

還屯及南單于保塞北方無事拜為中山太守上將

軍印授領屯兵如故

魏書源賀賀賀以年老辭位詔不許又詔都督三

道諸軍屯于漠南是時每歲秋冬遣軍三道並出以備

北寇至春中乃班師賀賀以勞役都督又非兼邊長計

乃上言請募諸州鎮有武健者三萬人復其舊職厚

加祿俸分爲三部一鎮之閒築城置軍人給糧

十二林武衛三百一林給牛六頭武衛一乘給

牛一頭多造馬槽及諸器械使武略大將二人以鎮

撫之冬則謀武春則耕種並成並耕則兵未勞而有

蓄畜矣又于口邊南三處立倉廩近州鎮租粟以充

之足食足兵以備不虞于倉廩便不可設常舉

勦京師令朝廷假有北顧之慮也事雖不報

北齊書趙郡王琛傳琛子數除北州州刺史都督北

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庫堆以西黃河以東長城諸鎮

諸軍事琛嘗擬新還置置障戍內防外禦備有條法

大爲兵民所安有無水之處鑿而掘井鑿鑄裁下泉

源湧山至今號曰趙郡王泉

斛律羨傳河清二年羨使持節都督幽安平南北

營東燕六州諸軍事兩州刺史其年秋突厥衆十餘

萬來寇州境羨總率諸將禦之突厥望見軍威甚整

遂不敢戰即遣使求款獻其有許且喻之曰爾輩此

行本非朝貢見機始變未是宿心若有實誠宜速歸

果大別遣使來于是退走天統元年夏五月突厥

力歸附加行軍使尉遲以北海塞難處產獲不虞自

庫堆成東拒于陁陵山屈曲二十餘里其間二百里

凡有險要或斷山築城或斷谷設障并置戍戍選

五十餘所又導高深水北合易京東會于澇因以灌

田邊備廣積糧積田省公私稅利焉

隋書梁虜傳虜爲安州總管尉氏突厥方備恐爲邊

患復陳鐵守之策十餘事上書奏之曰竊以戎狄作
患其來久矣防遏之道自古爲難所以周無上弊漢
收下策以失防遏之患往雲屯霧散則聘其犯塞窮
又不可盡除故也今皇祚肇興千內幸一惟有漢祚
極類而爲邊梗此臣所以廢餐與食竊寐思之甘旬
奴未平土滿作安寧北邊城鎮烽火及人馬糧貯
賊守事意如則謹并圖上呈伏惟裁覽上嘉嘆久之
答以厚意

今史李愈傳愈明昌二年授曹王傅兼同知定武軍
節度使事王奉命宣賜北都愈從行還過京師表言
務部所貢之馬止可奉召討司受於界上量給還賜
務省費以廣邊儲聚自臨漢至西夏沿途創設重鎮
十數仍遣安謀克勸臣子孫有材力者使居其職
田給於事者計蘇漢人個種不必過輓牛頭乘而兵
自富強矣上覽其奏謂幸臣曰愈一善生耳其用心
之忠如是以來下尚書台議會愈遂同知西京留守
過關復上言以爲前未儘可採乞斷自宸衷上納用
焉自是五年一宣勸人以爲便

亦相與傳異拜樞密使兼平章政事也北京民方艱
食乃減價出糶食糶以濟之或以兵食方闕爲言
曰烏有民足而兵不足者乎行之民皆悅服時議北
討蒙古遂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出軍泰州又請左
丞術出撫州行樞密院出軍西北路以邀阻機而自
帥共出臨潢上從其策號內軍西北路軍中用之其後
糾出部族詣撫州降上專使問其所以爲受之使賜
寶劍度宜暫討乃令士自備糧以有觀運屯于

西線刺烈烏滿等山以逼之因請就步卒穿渠
築障起臨潢去界北界山以爲阻塞言者多異同部
間方略異曰今茲之費雖百萬實功一成則邊防
固而成兵可減半歲省三百萬費且寬民轉輸之力
實爲未利部可舉國皆視之軍民並役又其微民以
備即事五旬而足西北西南路亦治塞如所請
無何泰州軍與敵接戰宗浩督其後殺獲過千諸部
散相率之遺去即部中阿勒根阿降降諸部論四年正
月進拜司空領左丞相如故

元張麗卿遷葬紀行歲丁未夏六月初吉赴台北
之復拜左丞相初親至自軍上諭幸臣曰樞密使
竊立邊堡固古來立一城一邑尚有貴貴如故拜
三公三公非實功官如左丞相亦非實功者雖然可
特授之遺去即部中阿勒根阿降降諸部論四年正
月進拜司空領左丞相如故

發自鎮陽信宿過中山時積陰不雨有頃聞雲西望
板山之絕頂聲振若雷蓋雲自登降峰歷歷可數因
顧謂同侶曰吾輩此行其速速乎此退之衡山之神
也勢日出保塞過谷口橋西望琅山森若劍戟而慈
翠可祀已而由良門定典與抵涿郡東漢臺廟前
廟經長坂度蓮花橋以達于燕居旬日而行北過雙
塔寺新店驛入南口度居庸關出關之北口則西行
經松林驛香泉店及于懷來縣縣之東有橋橫木而
上皆石橋之西有居人聚落而縣郭無涇西過雞
鳴山之陽有邸店于平與其鎮建塔舍爲居山之西
而北治泉乾河以上河有石橋由橋而西乃德興府

道也北過一邸曰定防木樨石樺王宮舊稱復西
北行過沙嶺口以是北諸軍抵塞出得展極關下
有驛曰李落自是以北諸驛皆蒙古所分主也每
驛各以主者之姓名之由道而上則東行始見
驛距車逐水旱畜牧而已非役中府之風上也尋
無州惟荒城在焉北入自州居民僅百家中有一
乃國王所建也亦有倉庫謀計之盛司州之東有鹽
池闊廣可百里土人謂之狗泊以其形似狗故也州
之北行百餘里有故慶慶縣遠山山谷疊嶂有小
城城間之居者云此前朝所築慶慶也城有戎者之所居
自蒙降行四驛始入沙陀乾陀所及無塊石寸草
連而望之若聞後丘阜然既至則皆積沙也所宜之
木榆柳而已又皆種散而聚其水亦鹹鹹而凡經
六驛而出後西北行一驛過額兒泊泊有一焉周
廣百餘里有壁連連于南北泊之東近有公主驛
宮宮之外垣高丈餘方廣二里許中建殿殿夾以二
室室以通騎旁列兩廡前時登樓觀之頗快目力宮
之東有民舊居舊成聚聚中有二樓樓曰迎驛自
泊之西北行四驛有長城垣址雲之能遠不遠亦前
朝所築之外堡也自外堡行一十五驛抵一河深廣
約什溝之北北即云倉隆連連驛驛河也夾岸
多蘆葦其水東注甚佳甚清人云中有魚長可三四
尺春養及秋捕之皆不能冬可擊冰而捕也涇河
之民雖以開渠稍有是意皆以土層之北頗有強
風麥而已而北有大山曰寬達雲雲色甚白也
一外外望之點點若有夜林者迫而觀之皆石也
蓋常有陰霧之氣其土自黑山之東西南行九

道也北過一邸曰定防木樨石樺王宮舊稱復西
北行過沙嶺口以是北諸軍抵塞出得展極關下
有驛曰李落自是以北諸驛皆蒙古所分主也每
驛各以主者之姓名之由道而上則東行始見
驛距車逐水旱畜牧而已非役中府之風上也尋
無州惟荒城在焉北入自州居民僅百家中有一
乃國王所建也亦有倉庫謀計之盛司州之東有鹽
池闊廣可百里土人謂之狗泊以其形似狗故也州
之北行百餘里有故慶慶縣遠山山谷疊嶂有小
城城間之居者云此前朝所築慶慶也城有戎者之所居
自蒙降行四驛始入沙陀乾陀所及無塊石寸草
連而望之若聞後丘阜然既至則皆積沙也所宜之
木榆柳而已又皆種散而聚其水亦鹹鹹而凡經
六驛而出後西北行一驛過額兒泊泊有一焉周
廣百餘里有壁連連于南北泊之東近有公主驛
宮宮之外垣高丈餘方廣二里許中建殿殿夾以二
室室以通騎旁列兩廡前時登樓觀之頗快目力宮
之東有民舊居舊成聚聚中有二樓樓曰迎驛自
泊之西北行四驛有長城垣址雲之能遠不遠亦前
朝所築之外堡也自外堡行一十五驛抵一河深廣
約什溝之北北即云倉隆連連驛驛河也夾岸
多蘆葦其水東注甚佳甚清人云中有魚長可三四
尺春養及秋捕之皆不能冬可擊冰而捕也涇河
之民雖以開渠稍有是意皆以土層之北頗有強
風麥而已而北有大山曰寬達雲雲色甚白也
一外外望之點點若有夜林者迫而觀之皆石也
蓋常有陰霧之氣其土自黑山之東西南行九

驛復歸一河深廣如陸連三之一魚之大若前捕法亦如之其水始西流深急不可涉北岸云潭犯刺漢官覓兒也遼河而西行一驛有契丹所築故城可方三里岸山而水自是為水北流矣由故城而北行三驛過畢山絕都乃乃匠橋舊之地又經一驛過大澤治周廣約六七十里水極遼激北語謂其快竭顯兒自泊之南而西分入和林木相去約百餘里泊之正西有小故城亦契丹所築也由城西四里地北行可百里外皆有山山之陰多松林瀨水則南楊葉柳而已中即和林木也居人多事耕務悉引水灌之間亦有蔬園時孟秋下旬農家皆播種之田者云已三霜矣由川之西北行一驛過馬頭山居者云上有大馬首故名之自馬頭山之陰轉而後西南行過忽蘭赤斤過部曲民匠橋統之所有有水曰塌末河注之東北又經一驛過石塘石梁驛道旁高五尺許下則四十餘步正方而闊輒然特立平地形甚奇峻遼寧之若大城然由是名馬首之西南行三驛過一河曰唐古以其源出于西夏故也其水亦東北流水之西有峻嶺嶺之石皆鐵如也嶺陰多松林其間帳殿在焉乃遼夏之所也遼中林後始啓行東道過有帳子至忽蘭赤斤東北遼遼入山自是且行且止行不過一舍立不過宿所過無名山大川不可殫記至重九日王師進下會于大牙帳蓋白馬運修時祀也其什器皆用木樺不以金為飾實也十月中旬方至一山峻闊遊多林木其盛水堅凝人競積新儲水以為禦寒之計其服非毳革則不可食則以麋肉為常故米為珍比歲除日輒遷帳易地以為賀正之所

日大宴所部于帳前日以下皆衣純白裘三日後

方率大甲致賀禮也二月朔後內而西行一月中旬至忽蘭赤斤赤斤及馬頭山而止越春水飛故故也四月九日率眾下復會于大牙帳蓋白馬運什器亦如之每歲惟重九四月九日及祭各再具饌節則若自是日始而復山遼道西南在遼夏所也大事遇夏則就商賈之地冬則避寒嶺新易得之處以避之過此以往則今日行而明日雨逢水旱便畜牧而已此風土之所習俗之大略也僕自始至遼寧遊于王庭者凡十閱月每遇燕兒必以禮接之至于供帳食與衣服飲食無一不致其曲則奢顧之誠可知矣自度衰朽不御其所以得此燕兒上之意出于好奇忘憂為吾天子之遊而設抑欲以致天下之賢士也某何足以及之後必有賢士隨者至焉因紀行李之本末故備記之由庚子六月望日太原張德輝謹誌

病過漫記遼北遊者待之加于四裔貽天供牀褥禮部置酒宴光祿人日供米一升肉一斤酒半餅又飲賜下程每五日五人供牛一隻米五升酒若干貢賜銀目十六束果加賜銀食其餘各兩表裏又各衣一套轉驛全馬俱備有表裏衣者一表裏其禮留大同者取馬銀錢供給於高僧佛僧頗為大官使款以馬草為名軍士所得者少而官人己者多

北方諸國總部錄

水經注始皇二十四年起自臨洮東暨遼海西暨陰山長城及南越地盡營夜作民勞怨者故楊泉物理論曰秦始皇使蒙恬築長城城者相屬民收其男物男畢生女哺用哺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拄其冤痛如此矣蒙恬死曰大起陂池瀉遼東城萬餘里不能不絕地脈此固當此也

中華古今注秦始皇三十二年得遺書云亡秦者胡也乃使蒙恬築長城以備之蓋秦終於二世帝胡亥也非真胡人所患秦所築城十區皆秦漢秦亦然故稱秦者焉

臨田詩話范文正公守延安作漁家傲詞曰塞上秋來風景異街陽萬去無南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障寒氣連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來萬里熱然未動歸無計羌管悠悠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子久屬關外每語此詞風景宛然在目書不盡之慨嘆也然句語雖工而意殊淺以總帥而所言若此宜乎士氣之不振所以卒無成功也歐陽文忠呼為窮塞主之詞信哉及于尚書守平涼又忠亦作漁家傲詞迄之末云戰勝歸來飛捷奏輕負酒王階過歇南山盡謂王曰此真元帥之事也皆記有范詞故

是客據屏歷時久在任任晚年以龍圖閣直學士再守平涼作意還舊附一闕以自慰曰霜天清曉望紫塞古木寒雲衰草涼馬嘶風颭滿川隴上鐵衣寒早欲飲倚曲悲壯畫道君恩須報銀燭盡路難歸嶺山西年少說安刁斗靜烽火一把長報平安兆

聖主憂邊城懷方輦驛且寬天討策華向觀慈
誰念王關人老太平也且歡獎須把金會頒倒此曲
成大獨都下

營漢軍武遠城守員中有戰棚以長木抗于女牆之
上大體頗嚴機可以離合設之頃刻可就以備倉卒
城棚摧壞或無機感受攻則急張戰棚以臨之倖倖
居攻城為高樓以臨城城上亦為樓以拒之使壯
士交擊關于樓上亦近此類預備敵人非倉卒可致
近或遠城有議以謂既有敵棚則敵棚悉可廢省恐
誤之未幾也

昔人文筆用北國事多言黑山黑山在大漠之北今
謂之姚家族有城在其西南兩之慶州予奉使書機
格其下山長數十里石皆紫黑似今之磁石有冰
出其下所謂黑水也國人言黑水原下委高木曾遍
流于幽陝之無此理亦常流耳山在水之東大底北
方水多黑色故有盧龍郡北人謂水為盧龍即黑
水也黑水之西有連山謂之夜來山極高峻契丹墳
墓皆在山之東南麓近西有遠祖射龍廟在山之上
有蘇古蘇於廟中其形如劍山西別是一族尤為勁
悍嗜啖生肉血而不火食國人謂之山西族北與黑水
南與契丹接境

昨奉綏遠北邊城防城庫者掘地作大池縱橫丈餘
以蓄猛火油不問月池土皆赤黃又別為池而僅為
不知是謂大自星柱延燒失陷火油者掘出於高麗
之東數千里日初出之時因盛夏月火燒石極熱則
出放他物物之初為大惟其玻璃香可貯之以山府
治西有大阪池鄉人呼為海子余憶記部帥言之以

按本載試猛火油池之詞岸為專人營專用油者以
油自源自火炮中過則烈烈如燒透頃刻支聲淨盡油
之餘力入水激若俱盡而過之皆此

春明客餘錄平康惠承勛云取邊任之才與內地異
邊將之選與內地異則舉以下又與大將異大抵文
臣之用于邊者當取其深沉有智材者為上警敏
兵勢者次之而小廉曲謹遠邊者非其人也其
好名刻薄之徒不可用之必使邊平大將惟恃重
有謀能而制偏裨而不專于勇副參守備但有地方
之責者固當選其勇於非廉則地方受害遊擊中軍
千總之類為軍鋒必以勇力為主而不可僅備宜
行各邊總制巡撫會同巡按御史將見任副參以下
從公開議某人材器堪任何官何地分別優劣具奏
聽陞仍于屬內體訪果有材堪將領者生名保舉推
用若大將內有不稱任者在京從科道任外從巡按
御史指實劾奏能斥於邊方之事征戰固在將領戎
務所寄實在文臣近來臣僚之選皆重內輕外而于
外之中又重腹裏而輕各邊在邊者聲望者不久久
改內地地然以為降降或稍遇則人必便易之矣古
稱天下安危共重在邊而臣又以為邊地安危共重
在文臣實自歷陳西查得各邊倉糧被盜借通奸奸
徒處出通關侵盜者動以千萬計時督糧兵備同奸
多考察材力不及者或老弱不振者調除不惟不能
禁下人作弊亦有身親親之者豈惟是哉甚則身為
撫撫亦復效尤通備檢之何其不大壞也

榆林偏道出魚河堡檢令脈脈一河河持之
枕席宋人選中國使臣使契丹詩以青瑣對紫澤人

多不知出巡投督督署某氏語于燕潭之野蓋以暴
客比是時未幾乃結奸故臣等列犯刑之詩略
不識利用未幾乃亦隱而妙方應倉注云紫澤
北國語名安爾汗耳
唐詩一庭靜望斷關里客心愁一庭者少錄雖可汗
建庭下派合水謂之南庭吐蕃建牙于鐵馬山謂之
北庭一庭以伊犁水為界所謂南庭于北庭也近
有註唐書云一庭未詳如此尚未修何似註為
書唐張長對高祖言長安形勝曰南有七關之韓北
有胡寇之利史漢書多不解胡寇之義按胡人者曰
失我無支山婦女黃顏色天我新運山六百里不覺思
所謂胡寇之利當是此義
日知錄序邊將士每至林月早枯出塞縱火謂之燒
鼠狼書契丹每入寇幽州劉仁恭焚陰山草使不
得畜馬多死契丹乃乞歸是也其法自七國時已
有戰國策公孫孫謂張襄君曰中國無事于秦則秦
且燒燬獲君之國矣宗實錄正統七年十一月錦衣
衛指揮章事王瑛言解州泉家于燒燬邊者之所恃
者馬馬之所恃者草近年燒燬邊者不過百里近者
五六千里邊境家侵平日以乞乞勒邊將遇賊深率
兵約日出出數百里外縱火燒燬使馬無草可
恃如此則在我雖有一時之勞而一冬坐臥可安矣
翰林院編修鄭瑄亦謂每年九月遣勦塞首將官巡
邊分為三路一出宣府抵赤城獨出一出大同抵萬
全一出山海抵遼東各出塞三五百里燒燬噴糠如
遇寇出沒即相機剿殺此先朝燒燬舊制誠守邊
之良法也

宋元祐八年知定州蘇軾言漢鄧錡車文帝嘗得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從遠方以實廣虛其二曰制邊縣以備敵國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置邊溝和以來百姓自相關結爲弓箭社不論寒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鉞佩劍而雄出入山坡飲食長技與北敵同私立賞罰嚴于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邊徼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警急擊鼓集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敵甚畏之先朝名臣歸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爲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今雖名目具存實其實用不逮往日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獎勵夫兩上皆不報此未時弓箭社之法雖承平廢弛而靖康之變河北忠義多出于此有國家者能于閒暇之時而爲此寓兵于農之計可不至如崇寧之末謀賁有司以修練儲備之紛紛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邊裔典

第一百十七卷目錄

匈奴部考一

上古部考一

商部考一

周部考一

漢部考一

邊裔典第一百十七卷

匈奴部考一

上古部考一

商部考一

周部考一

漢部考一

邊裔典第一百十七卷

匈奴部考一

上古部考一

商部考一

周部考一

漢部考一

邊裔典第一百十七卷

匈奴部考一

上古部考一

商部考一

漢書之其俗有各不遠而無姓字

漢書匈奴傳匈奴始祖名豈陁曰豈陁曰淳維

以殷唐奔北邊又築舍於地諸云夏桀無道游於

之鳴條二年而死其子桀游夏桀之喪妻避居北

野隨命發從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成當

然也故說匈奴風俗通曰殷時曰盤庚改曰匈奴又

晉曰云堯時曰華胡周曰蠻貊秦曰匈奴秦昭王

漢曰匈奴秦昭王時曰蠻胡其始祖豈陁與豈

豈陁一也 豈陁曰豈陁云春秋以為大戎小顏

云仰見其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苗生龍龍生融

融生吾吾生井明井明生白曰生大犬有一壯是

為大戎說文云赤狄大戎種字從犬又山海經云

有人面獸身名大夷實遠曰大夷戎一別種也

商

成湯二十祀夏桀死於南巢其子淳維遁於北野

按降史後紀桀放於南巢三年死於南巢其子淳維

其妻奔逃於北野隨命發從中國謂之匈奴其言

夏后苗裔成當然也故說匈奴風俗通曰殷時曰

盤庚改曰匈奴又晉曰云堯時曰華胡周曰蠻貊

秦曰匈奴秦昭王時曰蠻胡其始祖豈陁與豈

豈陁一也 豈陁曰豈陁云春秋以為大戎小顏

云仰見其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苗生龍龍生融

融生吾吾生井明井明生白曰生大犬有一壯是

之孫曰始均始均生北狄

懿王十三年翟人遷就

按竹書紀年云云

厲王共和十四年翟侯侵宗周西師

按竹書紀年云云

宣王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獫狁至十太原

按竹書紀年云云

惠王十五年冬十月狄人伐邢

按春秋莊公二十二年云云

按左傳閔公元年狄

人伐邢晉欒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

諸夏親昵不可棄也其安敵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

歸畏此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齊魯人救邢

惠王十七年冬十月狄人入衛

按春秋閔公二年云云

按左傳冬十二月狄人伐

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衛國人受甲者皆曰

使鶴鶴鶴有乘軒者將衛國人受甲者皆曰

子矢使守曰以此賢國得利而為之與大夫國人

聽于子子集御我子伯為右黃與前驅孔急齊嚴

及狄人戰于桑澤衛師敗績遂衛衛侯不其其

是以甚敗狄人因史華衛侯與孔以遂衛人二人

日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

至

則告守日不可得也夜與國人出狄人衛遂從之

又

敗諸河

惠王十八年春正月齊師宋師衛師伐邢邢人潰

按春秋僖公元年云云

按左傳諸侯伐邢邢人潰

出奔齊師遂逐狄人具其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按竹書紀年云云

按左傳諸侯伐邢邢人潰

出奔齊師遂逐狄人具其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按竹書紀年云云

按左傳諸侯伐邢邢人潰

出奔齊師遂逐狄人具其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按竹書紀年云云

按左傳諸侯伐邢邢人潰

出奔齊師遂逐狄人具其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按竹書紀年云云

按左傳諸侯伐邢邢人潰

出奔齊師遂逐狄人具其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按竹書紀年云云

按左傳諸侯伐邢邢人潰

夏王二十五年夏秋伐魯

按春秋傳公八年云云 按左傳昔里克帥師棠由

麻御說射為右以敗狄于棠棠由麻曰狄無克從

之必大克見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號射曰期年

狄必示之弱矣夏秋伐魯報棠之役也復期月

夏王二年春秋滅溫溫于奔衛

按春秋傳公十年云云 按左傳春秋滅溫蘇子無

信也蘇子飯王即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

故滅蘇子奔衛

夏王四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郭

按春秋傳公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

丘之郭惟狄難也

按春秋傳公十二年云云

夏王八年秋伐侵晉

按春秋傳公十六年秋秋伐晉取狐

廚受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

夏王十年春正月未公曹伯衛人邢人伐齊秋殺齊

冬邢人狄人伐衛

按春秋傳公十八年云云 按左傳冬邢人狄人伐

衛衛人圍衛侯以國讓父兄弟及朝衆曰苟能治

之雖隣從焉衆不可從而師于齊曹侯師還

夏王二十二年秋齊人狄人盟於那

按春秋傳公二十年云云 按左傳秋齊狄盟於那

為那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夏王二十三年春秋伐衛

按春秋傳公二十一年云云

夏王十六年夏秋伐鄭冬王出居于鄭

按春秋傳公二十四年云云 按左傳鄭之入滑也

滑人聽命鄭還又則衛鄭公于子過境命彌師鄭侯

滑王使伯般游隊伯如鄭諸滑鄭伯聽惠王入而

不與與公許也又怨惠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

而執子王怒將以狄伐鄭鄭展辰曰不可臣聞之

大上以進衛民其次親親以相友也昔周公弔一

之不成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仲鄭康公衛武之

制道齊魯鄭鄭文之昭也邢晉魯鄭武之穆也

凡諸邢茅昨祭則公之舊也名穆公思周德之不

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

凡今之人其如兄弟其四章曰兄之昃于離外棄其

僂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處蹙現今天子不忍小

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動親親近貧賤德之大

者也即雖伐其若之何庸動親親近貧賤德之大

之者也即雖伐其若之何庸動親親近貧賤德之大

之大者也即雖伐其若之何庸動親親近貧賤德之大

之大者也即雖伐其若之何庸動親親近貧賤德之大

之大者也即雖伐其若之何庸動親親近貧賤德之大

之大者也即雖伐其若之何庸動親親近貧賤德之大

之大者也即雖伐其若之何庸動親親近貧賤德之大

之大者也即雖伐其若之何庸動親親近貧賤德之大

之大者也即雖伐其若之何庸動親親近貧賤德之大

之大者也即雖伐其若之何庸動親親近貧賤德之大

之大者也即雖伐其若之何庸動親親近貧賤德之大

之大者也即雖伐其若之何庸動親親近貧賤德之大

之大者也即雖伐其若之何庸動親親近貧賤德之大

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及通於陳氏王晉魏氏類叙

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怒我遂率大約以狄師攻王

王御士將禦之曰王曰先將禦我何事使衛侯而

王遂出以狄師國人將之狄類殺桃于率大叔以狄

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惠公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

適鄭鄭子犯大叔以陳氏居干溫

夏王二十二年夏秋伐齊

按春秋傳公二十年云云 按左傳昔晉人侵鄭以

觀其可攻否秋間晉之有鄭與也夏秋伐齊

夏王二十三年冬秋間衛十有一月衛遷于帝丘

按春秋傳公二十一年云云 按左傳冬秋間衛

遷于帝丘十有一月衛成公發原叔曰相害害衛

公命祀相害或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飲其祀

祀部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

間成王周公之命衛讀成命

夏王二十四年夏衛人侵狄狄衛人及狄盟

按春秋傳公三十二年云云 按左傳夏狄有亂衛

人侵狄狄衛人及狄盟

夏王二十五年夏四月秋伐齊狄晉人敗狄于箕

按春秋傳公三十三年云云 按左傳秋伐齊因晉

喪也狄伐齊及箕八月戊子晉伐狄狄于箕御缺獲

白狄子先穀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亂不自討乎

夏王二十六年秋狄侵齊人歸其元面如生

按春秋傳公九十年云云

夏王二十七年秋伐齊

按春秋傳公九十年云云

夏王二十八年秋伐齊

填王五年冬秋伐衛

按春秋宣公十二年云云

定王元年秋赤狄侵齊

按春秋宣公三年云云

定王二年夏赤狄侵齊

按春秋宣公四年云云

定王五年夏赤狄侵齊

按春秋宣公七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七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七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七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七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七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七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七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七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七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七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七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七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七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七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七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七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七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七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七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七年云云

焉不祀一也舊酒也棄仲章而棄黎氏地二也庶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姑其降才而不以殘德茲公孫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詳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母乃不可乎大特才與喪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殃主放文反正焉之害在秋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鄆針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定王十四年春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潞吁

按春秋宣公十六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十六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十六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十六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十六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十六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十六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十六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十六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十六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十六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十六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十六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十六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十六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十六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十六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十六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十六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十六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十六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十六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十六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十六年云云

按春秋宣公十六年云云

景王四年夏六月晉荀林父帥師敗狄於大南

按春秋昭公元年云云

按春秋昭公元年云云

按春秋昭公元年云云

按春秋昭公元年云云

按春秋昭公元年云云

按春秋昭公元年云云

按春秋昭公元年云云

按春秋昭公元年云云

按春秋昭公元年云云

按春秋昭公元年云云

按春秋昭公元年云云

按春秋昭公元年云云

按春秋昭公元年云云

按春秋昭公元年云云

按春秋昭公元年云云

按春秋昭公元年云云

按春秋昭公元年云云

按春秋昭公元年云云

按春秋昭公元年云云

按春秋昭公元年云云

按春秋昭公元年云云

按春秋昭公元年云云

按春秋昭公元年云云

按春秋昭公元年云云

按春秋昭公元年云云

按春秋昭公元年云云

漢一

高祖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遂北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乃得出十二月匈奴攻代始還劉敬結和親

按漢書高祖本紀六年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斬其將信亡走匈奴與其將彭越王黃其自立故趙復趙利為王收信散兵與匈奴共拒漢上從晉陽還戰栗勝遂北至樓煩大會秦王卒擊趙者十二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計得出使樊噲留定代地十二月上還過趙月匈奴攻代王喜塞國自歸韓王信為合關侯辛卯立子如意為代王按匈奴傳秦漢六國而始皇使蒙恬將數十萬之衆北擊胡秦敗河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趙成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塞至雲陽因塞出險壁溪谷可誌者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勝山北穀中富饒時東國陸而王氏並匈奴單于口頭更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而蒙恬始降侯畔秦中國漢韓秦所徙過者皆復之於是匈奴

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基車十有太子
名曰冒頓後有愛蘭氏生少子頭曼欲廢冒頓而立
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而頭曼急欲
月氏氏欲殺冒頓冒頓知其害馬射亡歸頭曼以爲
社令將萬騎冒頓乃作鳴鏑箭其射令曰鳴鏑
所射而不悉射者斬行獵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輒斬
之而已冒頓以鳴鏑自射善馬左右或畏射者頭
立斬之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恐
不敢射復斬之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車于善馬
左右皆射之于是冒頓知其左右可用從其父車于
頭曼復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皆隨鳴鏑而射殺頭
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是冒頓自
立爲單于冒頓既立時東國燕開冒頓設父自立適
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驛號千里馬冒頓問羣臣
羣臣皆曰此匈奴故寶馬也勿予冒頓曰奈何與人
國受一馬乎遂與之頃之東國以爲冒頓長之使便
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關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
怒曰東國無道乃求關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
都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關氏于東國東國王悉
騎西使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
爲號就東國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既脫外
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此
人請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後者新遠
東塞擊東國東國聞之冒頓不爲備冒頓以兵至
大破滅東國王虜其民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
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悉復牧其所使蒙恬所奪匈奴

地者與漢開故河南塞至朔都南施逐侵代是時
漢方與項羽相拒中國罷於兵軍以故冒頓得自強
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
大時小別數大離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
頓而匈奴散大盡歸從北夷而南與諸夷爲敵國
其世世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挛鞮氏其國稱之
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撐犁單于爲孤塗單
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
左右谷蠡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
骨都侯匈奴置官以屠者故官以太子爲左屠者王
白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
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
其後有須氏此三統其貴種也諸左右王將居東方
直上合以東接樓煩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
西樓氏居單于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
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左右骨都侯統諸
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都
尉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
大會蹕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祇祀大嘗蹕林謀校
人前計其法拔刀尺者死此法者沒入其家有罪小
者札死者死獄入者不滿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
單于朝出官拜日之始夕夕拜其坐左右北此
向日上臣已其死死者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
服近幸臣妾死者多至數百人其事常隨月盛
壯以攻取月虧則退兵其攻取斬首萬級冠酒所
所得物後因以之得入以爲奴婢故其戰人自
爲遇利善爲誘兵以包圍成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

敗又解其散家奴而扶養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
服漢軍射丁客福昆龍新章之國于是匈奴貴人
大臣皆服以冒頓爲賢是時漢初定徙諸王信于代
都馬邑匈奴欲大攻而馬邑諸侯皆匈奴奴得信因
引兵而南匈奴法次太原至晉陽高帝自將兵往擊
之會冬大寒雨雪平之廣指者十三於此冒頓
敗走諸將兵漢兵遂擊冒頓冒頓見其勢危先
驅于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至平
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統精兵三十餘萬擊漢高帝
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匈奴騎其西方
盡圍白登盡絕北方諸驛乃圍單于帳今得漢
地厚于終非能居之且漢主有將軍千餘之目極與
韓信將士黃越利期而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
取關氏之言乃隔圍一角于是高帝令上皆持滿
傳火外郭從解角出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退引兵
去漢亦引兵罷徙劉敬和親之約按韓王信傳
六年更以太原郡爲關國從信以蒲州都督信上
書曰國被邊匈奴入關信信使使用求和解漢發
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一心上賜信書責之曰專
死不勇專生不任死攻馬邑信王力不足以守平
安危存亡之理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信得書恐
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以馬邑解胡君太原九月冬
上自往擊破信軍劉敬斬其將王喜信亡匈奴奴其
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立趙盾趙盾利爲王復收
信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

為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
昌侯陳霸為上郡將軍衛侯譙遷為北地將軍陸
倕周處為西將軍東陽侯張如為大將軍成侯
亦為將軍大將軍駐在朔方于塞內月餘漢
廷出塞即還不能有所伐匈奴日以驕盛入邊殺
人民其害雲中遼東最甚郡屬餘人漢其患之通使
使遣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 按賈
誼傳文帝以請為宗漢上太傅數問以得失是時周
奴還侵邊近上疏陳政事曰天下之勢方慄凡天
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憂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
也今匈奴侵邊侵掠上不敵也為天下患全亡已也
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微合是主上之操
也天子共責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
懸如此莫之能解者為國有人乎非置倒懸而已又
類詳且病非大辟者一面病非者一方痛今西邊北
邊之郡雖有長防不經得復之兵以上不經得忌斥
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甲而睡故曰一方病
突難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
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既不忌長此
安窮進謀者幸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且甚矣臣竊
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將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
之衆其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
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保單于之類而制其命
伏中行說而書其背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獲
征服而獲田墾不獲以遠而博畜貳貳相殘而不顧
大患而以為安也邊可速施咸可速加而重數百
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 按龜錯傳錯為

太子家令是時匈奴數寇邊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
言兵事曰臣聞漢高祖時入關西攻項羽破秦入
關大入則大利高祖時入關西攻項羽破秦入
其後復入關西破秦卒大寇盜竊戰勝之威民
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關西三困
匈奴矣民氣破破亡有餘恐今茲關西之吏輒壯
陵之禍霍奉陛下之明詔和親士底厲其節起破
傷之民以當秦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
而有人利其關西之民有勇怯遇將吏之制巧拙異
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
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將不可擇也臣又聞用兵臨
戰合刃之應者三一日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
用利兵法曰九之漸漸車之水山林瘠石經明丘
阜草木所在此步兵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上山丘
陵變行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一不當
一平陸相連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
兵百不當一兩葉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
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荊棘竹藪草木蒙籠文葉茂
薄此刺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上不遇練卒不服
習起居不精動靜不無趨利弗及逆機不舉前擊後
解與全敵之百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
兵不先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徒同弩不可不
以澹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
鐵同其鋒不省兵之過也百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
不備則其卒予敵也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
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回者

兵之至貴也臣又聞小大異形邊勢難易易與備
夫身以事難備中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難之形
也難以攻難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北極燕與
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洞中國之正師與也險遠
阻入且難且制中國之勁弩與也風雨彫落險阻不
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野易
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數面利刃長短相逐
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數面利刃長短相逐
勢在來往值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騎發
大逼同則匈奴之鋒利不能支也下馬地騎
創創相殺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
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
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
以強為弱在使勁之聞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而不
振則傷之亡及也帝王之運出於萬全降胡義渠
蠻貊之屬未嘗謂者其衆數千敵百長技與匈奴同
可賜之堅甲重衣功利大益以邊郡之長吏令明
將能知其習俗和親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
有險阻以此當之乎地通遠則以塞材官制之兩
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此當此萬全之術
也薄曰狂天之言而明主擇焉以備患患既死上
言陛下下財擇文帝聽之乃賜諸將書告曰曰王
帝問太子家令上書曰長安之策聞之當言在王之
言而明主擇焉此則不然而擇者不然而明國
之大患在於於此則夫不明擇者不任在焉以萬全
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禦力本當世務務一

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塞塞河上南攻揚粵重成卒焉其患甚而攻胡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得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賊則萬人禽也則卒種死夫胡騎之地積陰之處也水皮三寸水厚六尺食肉而飲酪之人密理鳥獸森毛其性能乘勢之地少陰多陽其入理理鳥獸希毛其性能蓄養之成卒不能其水上成者死於運輸者憤於運秦民見行如往秦市因以議發之名曰議戍先發更有議及贅婿買人後以書有市籍者又後以大夫父母官有市籍者後入關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略地則得其財而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錄南之報戍事之役不待一異之役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敵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漠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是以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時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于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離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降下不救則邊民望而有降敵之一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邊民望而則胡又已去聚而不能為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斯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使更發卒以治塞其大惠也然今邊

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思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其間石布渠各復為一城其內城固自五十步要塞之處通川之道湖立城已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先為室屋田田器過舉罪人及免徒復作舍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罪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募民之欲往者皆屬高爵復其家子多夏太歲會能自給而止都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名老者縣官買子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舉而能止其所擊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已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屬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典章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後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塞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節所從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藹其心勿侵剝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率而動往矣臣聞古之徙邊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審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室立城製里制田通田作之道正斥鹵之界先為築室各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為民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勤之新邑也為置醫藥以救疾痛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如墳墓相從種植畜長畜產安此所以便民樂其處而有

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什一里里有假什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什連邑有假什擇其邑之賢材有通習地形智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戍於內則塞正定於外習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習遠其財事夜嚴警相知則足以相救重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難變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勤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木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查大治則於身利大欲立威者於折恩來而不能因使待氣去後未易服也臣民亡讎難降下財察後二年夏六月以匈奴和親語告天下按漢書文帝本紀後二年夏六月匈奴和親語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內動勞不處二者之咎皆由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聞者張年何敢舉邊境多殺戍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諱其內志以重君下需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圖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億苦萬民之例相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辭職於邊以諫朕志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遺計社稷之安危萬民之利所與服臣樂稱邊境之大道結年一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以定始於今 按匈奴傳孝文二年使使匈奴數言曰皇帝欲聞匈奴大車于無惡使當戶且渠罷樂歸師中韓邊遠脫馬四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于長城以內冠帶

之宰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懷惡民貪降其趣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悅發兵休卒焉世世昌樂會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成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還單于林檎金帛絳絮它物咸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御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簿物細故諱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願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塵壤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鰾上及飛鳥跋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運也俱去前事朕憐慈憐民單于毋背草原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盟于重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不先單于其祭之單于既約和親于是制詔御史匈奴大單于遣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我塞地匈奴無入塞虞無出塞犯今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後六年冬匈奴入上縣令車騎將軍令薁等備之按漢書文帝本紀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云中以中大夫令薁為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大細柳宗正劉禮為將軍屯滿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屯棘門以備胡按匈奴傳老上

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二萬騎所殺略甚衆于是漢使三將軍屯北地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滿上以備胡胡騎不入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邊裔典

第一百十八卷目錄

匈奴部彙考一

漢一 卷八 武帝元光二年 元朔六年
卷二 又漢書 卷八 武帝元光二年 元朔六年

邊裔典第一百十八卷

匈奴部彙考二

漢一

景帝元年夏四月遣御史大夫青翟主代下與匈奴和親

按漢書景帝本紀云云

漢文穎曰姓嚴諱青翟臣瓚曰此兩青也莊青翟乃武帝時人此誤諱古曰後人傳習不曉妄增筆耳耳非本傳之誤

景帝二年秋與匈奴和親

按漢書景帝本紀云云

景帝五年春正月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按漢書景帝本紀云云

按匈奴傳文帝崩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陸使於匈奴與地反欲與趙合謀入邊

邊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遺衛主如故約

中二年春二月匈奴入燕

按漢書景帝本紀云云

中六年夏匈奴入上郡取趙馬

按漢書景帝本紀中六年夏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衆人上郡取趙馬吏卒殺賊者二十人

後二年春匈奴入鴈門太守馮遂戰死發車騎材官也

按漢書景帝本紀云云

按匈奴傳終景帝時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

武帝元光二年春詔議擊匈奴御史大夫韓安國衛尉李廣太僕公孫賀大行王恢大中大夫李息等皆

爲將軍請匈奴入馬邑擊之單于覺之走出軍從王恢首謀不進下獄死

按漢書武帝本紀元光二年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賜之甚厚單于待命加親侵

盜無已邊境咸害朕甚懼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漢官擊夏六月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

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大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

將軍二十萬衆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試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六月單于將軍王恢坐首謀不進

下獄死按匈奴傳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東夷過關市候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

使馬邑人執會館問出匈奴與匈奴交易馬邑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食馬邑財物乃以十萬

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

塞未至馬邑已百餘里見者皆野而無人牧者殺之乃攻焉馬邑尉史行微見者皆殺此李單于得欲刺之

尉史知漢謀乃下其苦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口得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爲天下漢兵

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單于不至以故無所得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雖重關單于還兵不敢出漢以

恢本違漢兵謀而不進漢兵自是後匈奴殺殺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商樂

傳田畝爲禾相安國爲御史大夫大匈奴來以中下其謀大行王恢燕人數爲邊吏習請事議曰漢與

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款即約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殺我馬足惟

鳥獸心遠徙馬足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爲厲有其衆不足爲強自上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靡

靡以全制其敵勢必危殆臣故以爲不如和親聖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計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臺諸

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未固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破之趙也乃乃召關公卿曰朕飾子女

以配單于幣帛文綉賜之甚厚單于待命加親侵盜無已邊境數朕甚懼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

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持老長幼種樹

以時食常無害匈奴不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入下同什又連子弟悉邊守塞案輓輸以爲之

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其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

圍於平城匈奴主者被殺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仇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大

